

醫生

黎的廣袤土地被整理出來了，蒿草全處拔除殆盡，泥匠師傅帶著徒弟、學生子們在黎附近搭木屋，準備看好黃道吉日好開工。

窯場也建立好了，闢出一大片廣場曬土，深挖土地疊磚立蛇窯，每一座蛇窯都一溜長長入地五尺。紂王想著若要在此地開挖築台，還沒有個模樣怎好開始？他召集所有匠師們一起到離宮討論築台。

離宮平日安靜寂寥，這幾日，天天都有人來說事，侍者們人手不足，孟門又派出六位娘、姨來協助做幫手，這才一切妥貼。

築台的匠師們都是殷地朝歌的一時之選，土匠人由少師召啟負責管領，再請牧師尤渾協調助理，殷地朝歌的牧師尤渾就是有蘇氏民，匠師之後，他自己也是滿師的土匠。

土匠滿師容易、出師難。這是人人都知曉的事，因為人人都會玩泥巴，捏陶、拉胚都是基本功夫，但出師真難！夏桀、紂王就是出師的土匠藝師，他們的工藝發明至今都還在使用，毫無改變。

木匠師傅們由師傅殷班帶領無庸置疑，他是殷地朝歌的能人，鑿治斗拱、牽引成網之術無人能超越他，木匠們都佩服他，也想從他這裡習得更進一步的技藝。

金匠人由喜居的喜帶領，喜年輕，才二十七歲，可是他能治炮烙，也是人人欽佩，又有妻

子玄女如意的從旁協助，金匠人都放心。

石匠人由黑莊的福來統籌，福和他的同人們至今還拿那些天玉黑石無法，他們不敢居首，只能統籌人力，夯地搬磚、鑿石治屋還是行的，況且他的黑莊，人人都能帶隊一手拉起大隊人馬，這對黑莊的男子們而言，簡直讓他們興奮極了。

至於建築材料，能就地取材最好，不能或是缺乏材料，由紂王去想法子取得。工價由殷家商人集眾人之力取得，平時殷地朝歌四門管領雖是平抑物價之人，但是市集交換和交易，亦有些許收入，雖然都是些米糧之屬，但是殷地朝歌商人們希望，在有生之時能親眼看見殷地朝歌築台，人人都願意出些綿力。

這些事，由殷地朝歌的大夫們去盡心，殷地朝歌有大夫百五十多人，每一人統領千戶左右的人家，取工價，不外乎提供糧食、柴火罷了，春耕秋收之時，一樣放回人力回家協助莊稼。

至於燒飯煮食，由姑娘們來組織，紂王又去請孟門的靨娘娘來當家，靨娘娘還是二話不說就承應下來，她是能天際散花的大能姑娘，九天玄女——靨娘娘佃佃。

紂王的離宮現在有了好幾座木圖，各式台型都有，木匠人手巧，一改動規治，不出三日即作出模型，安置在紂王的離宮大堂地上，每一座都精巧無比、木圖四處安放。

紂王實在不知道該選哪一座，每一座台的造型，都是匠師們的心血，他每天看著看著，實在委決難下！

他曾問過父親帝乙：「築台做什麼？」

帝乙回答他：「築台能召請玄天。」

紂王：「召請玄天能做什麼？」

帝乙說了：「什麼也不能。」

摩且王也說過：「：如自己也能念唱自己的心曲，你還可以接受玄天、召請玄天，玄天才
能與你溝通……」

「：這是運數，我們都知道！為何知道？因為我們能與玄天溝通。玄天輪轉……你必須和
太師學習輪的規則，那大輪是天族的數，也是人族的數，人族在天族之下與地母的大輪和轉，
人人都有，物物亦有……。」

摩且王還說過：「：成湯用伊尹為太師，湯被囚於夏台，是湯用心念唱《商告》召請玄天
來，但是夏桀不能，他因為不能念唱召請玄天，所以他廣築瑤台，他以為築瑤台玄天就會來。
這個很重要，不是築了台，玄天就會來，而是需要人主召請……，不能是召喚！是召請……。」
沒有人見過夏台，更沒有人見過瑤台，紂王想築台！為何要築台？這是什麼樣的心思？他
自己也不知曉，五冬過去了，紂王自己還是有很多的不明白，他必須去找太師杜元銑替他解破，
否則，紂王自己都不放心。

太師住所靠近東門市集，紂王安步當車，緩緩的行過朝歌之路，一路上田疇、菜地欣欣向
榮，人家靜謐，高大的花樹種滿馬路兩旁，這裡是殷地朝歌的中心地帶，一派悠閒的田園景色。
天空有大鳥成群飛掠，遠處有山巒起伏，山頭一抹淡綠，青青如煙，像極了女姜的眉眼，
這片大地富庶豐饒、江山如畫。

太師度元銑正等待紂王來到，這讓紂王驚奇！太師怎麼就知道今天他一定會來？

太師帶著紂王，兩人並肩朝東門市集而行，一路上，太師並無多說話，只是讓紂王看看市面上的人、貨和物件。

東門市集，女人特別多，這裡有各種鮮花、香木，還有布疋、刺繡品，更多的是漂亮羽毛的大鳥、小狗、小貓和兔子。

紂王和太師一起，太師行過街道，人人都向他鞠躬作揖行禮致意，太師也笑咪咪地點頭答禮。紂王很希奇！他平日常用功，難得到市面上行走，今日來到東門市集，太師居然人人都認識他，還對他鞠躬行禮！這樣很希奇！太師比他還用功，不是麼？否則他怎能將自己的居室變得明亮異常、霓虹閃耀？

太師帶著紂王到了醫者的藥局，一陣陣藥香撲鼻而來，紂王呼吸起來，覺得異常歡暢，他喜歡這種香氣。

櫃檯上的年輕男子一見到太師杜元銑和一個年輕人一起蒞臨，立刻拿凳子，端來木几，內室裡的女人端出茶碗上茶，紂王向來人答禮入座。

老醫者仲民出來見太師杜元銑，太師和紂王立即離座，站起來迎接。

老醫者鶴髮童顏，笑咪咪的，身體強健，只是微微有些佝僂。他見太師帶了一個笑臉的年輕人很驚訝！平時都是太師杜元銑一個人來找他，今日不同，他帶來一個年輕人，行止都雅體面，長身高大有笑容。

藥局裡人多，老醫者仲民將客人延入後堂，這藥局面臨街道，人客來往多，朋友來，要說話都去後堂，醫者仲民將太師和紂王請入後堂。

後堂簡單，也是一座木床靠牆放，無頂無邊無欄飾，這讓紂王倍感親切，原來不是只有自己拆眠床用，而是許多人家都有此意。

老醫者的家人搬來矮几、木案，一如離宮的侍者，這裡也是隨用隨搬，用過了就撤走。紂王很習慣這種方式，他愜意的散手而立，等待來人安置座位。

座位安排好了，太師和紂王隨主人上座，老醫者仲民居中，太師和紂王面對面，分坐左右，太師杜元銑這才介紹紂王給老醫者仲民。

老醫者仲民很驚訝！紂王！殷家殷地的人主——紂王。太師介紹紂王之名——受，他小時候去有蘇氏習藝時，人人稱他——辛。

但是在殷地朝歌，商人們對他的稱呼就隆重多了，稱他——紂王。

紂王只是個稱呼，他現在並非真正的王，他和摩且王不同，摩且王在殷地朝歌封王的那一天，只差沒天開地裂，殷地朝歌，人人愛戴摩且王。

太師約五十五、六歲，老醫者仲民說自己已經忘了自己的幾歲了，但是在他很小時候見過武乙畋獵，也見到了商主武乙被雷女鳩震死以後，大體被載回玉門的淒涼景象。

那時他家就住玉門附近，玉門在北門孟津之外，當時稱為——沫，距離現在的北門市集更遠，現在的玉門無人居住，都快荒廢了。

紂王默然，他親耳聽到，直到現在還有人記得、甚至親眼目睹他自己的高祖父被九天雷女鳩擊殺後殷地的狀況。

那是一場什麼樣的爭執？九天玄女雷女鳩要震死武乙？

紂王只一轉念就不再瞋心這事，他請教老醫者仲民，請教他是如何分辨人們身體的病痛？

老醫者仲民大笑，紂王果然如太師所言，是個好弟子，他不以死去的人悲傷，甚至連心裡都無罣礙，他太快樂了，老醫者仲民真想將他畢生所知，一次都說給紂王聽。

老醫者很有條理地說明了生命的現象，他將大地比做人的身體，將天象比喻成人的外在狀態，他不以美醜論人，而生命的道理就在其中。

他說：「善言天者，必質於人，善言人者，必本於天，天有四時五行、日月相推，寒暑迭代……，這是天的運轉，也是人的狀態；合而為雨、怒而為風、散而為露、亂而為霧、凝而為霜、張而為霓虹……」他見紂王無語，又接著著說：

「：此天之為常數，人有四肢五臟，一覺一寐，呼吸吐納，精氣往來，流而為榮衛、彩而為氣色；發而為聲音，此亦是人的常數。」

紂王已經能看見生命的光彩，老醫者的言語，他一聽就明白了，老醫者仲民所說的這些道理，讓他很興奮、激動，原來如此！

紂王看見有些人的光色清亮透徹清徹，有些人的光色混濁汗穢，原來，他們都是緣於自內心的心念不同，或是礙於身體的健康狀況而有所差異。

老醫者仲民端詳紂王的容貌神色，他笑得更歡暢，紂王聰明。他接著說道：

「：陽用其精、陰用其形，天人之所同也……，及其失也……，蒸則為熱、否則生寒、結而為瘤贅、隔而為癰、疽……，

奔而為喘乏、竭而為焦枯，診發乎面，變動呼形，推此以及天地，亦如之。」

紂王獸著臉，想著老醫者仲民的話，老醫者仲民也不理他，讓他去想一想，這種事情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透徹。

他畢生閱人無數，能醫治眾人身體的疾病，卻無法轉動人心，人心若病了！轉發在容貌和外表、氣性上都有，陰陰陽陽、反反覆覆，老醫者仲民是太有感慨了！

老醫者和太師杜元銑攀談起來，他問太師最近可好？看太師似有憂色。

紂王很納悶，太師明明就笑逐顏開，氣色極好，何來憂色？

太師直言不諱，直向老醫者仲民說了自己的煩惱，原來太師憂慮西岐西昌侯姬昌，他憂心此人心懷不軌，覬覦殷地朝歌。

老醫者仲民笑著安慰太師，他向著太師面說：

「你熟知天地陰陽，如何對人這樣掛懷？他自有他的去處，你操心不完，還是放下吧！生命輪迴交替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為，如果他真能奪了去，也是氣數，不是嗎？」

老醫者表示，殷地朝歌這樣富庶繁榮，殷家子弟們雖然都廣有能力，但是這樣平安的日子久了人心也會鬆弛，這一代人都平安，殷家的婦女們也都疼愛甚至溺愛自家子弟，天地雖然祥和，但是殷地朝歌的女主懸缺過久，總是讓姑娘們心裡浮躁……，這就要看運數了，殷家女主不好缺席呢！

紂王很希奇，自己的妻子東侯伯女姜不是住在孟門嗎？她是殷家殷地朝歌的女主，老醫者仲民怎會有此一說？殷家女主缺席！

老醫者回過頭來對紂王說：「你再歷練歷練，就知道我們在說些什麼了。」

紂王請老醫者繼續闡述他醫理，老醫者仲民也笑笑，繼續說下去。

「：五璋盈縮、星辰錯行，日月薄蝕，彗星流飛，這是天地之危診，你是人主，你應當知曉，天象有此即成荒歲，人民可能無衣無食，你將如何？」

老醫者仲民嚴肅地看著紂王，紂王起身向老醫者鞠躬作揖，他請老醫者不吝教習。

老醫者不理會紂王，他繼續說：

「：寒暑不時，此天地之蒸否，石立土踊，此天地之瘤贅，山崩地陷，此天地之癱、疽，奔風暴雨，此天地之喘乏，雨澤不降，川澤涸竭，此天地之焦枯……，紂王，你是殷家殷地朝歌的人主，你又將如何？」

紂王不敢起身，他明白了，築台！原來它的用意在此，玄天能來最好，不能，也就不能了。他！紂王，殷家殷地朝歌的人主，終其一生必須保持人民的內心的平安、家庭的平靜，最好是天地四時祥和不起災殃。

他的內心念唱，已經能隨時隨地無所不在，所以他能見到生命之光，老醫者仲民的一席話讓他頓悟，人民的安樂，是他此生的大任！

老醫者仲民起身扶起紂王，他真心祝福這個年輕的殷家殷地的人主，他喜歡紂王。

老醫者讓紂王坐下，待他也安排好自己後接著說道：

「每遇病者，良醫導之以藥石，救之以針灸，然而醫者只是能醫治人的皮肉筋骨，若要醫治生命，則需用心針砭其精氣神，以至於靈魂魄，這事你要斟酌……，要修持自己一心不亂。

體有可消之疾、天有可消之災，通乎數也，然而人心，精神和氣性，甚至靈魂魄，就不是

「醫者能醫了！」

話說到此，老醫者仲民戛然而止。

紂王意猶未盡，他又猷著臉看著老醫者仲民的臉，老醫者仲民有著慈祥的容貌，滿臉都是笑意，白裡透紅的臉色明艷照人，是的！明艷照人。

他滿頭稀疏的白髮閃閃發亮，和摩且王一樣，只是摩且王鬚髮豐盛。老醫者仲民他還有一種令人無端信任和親近的氣質，紂王如見自家堂上的長輩。

紂王看著他，他也看著紂王。

這一老一小兩個都是笑臉迎人，老醫者仲民對紂王點一點頭，紂王裂嘴笑開！

他說了：「膽愈大、心愈小，智愈圓，而行愈方。」

老醫者嘴巴裂的更大，他哈哈大笑：「是！就是如此，接著說。」

「心為五臟之主，主以恭順為務……，

膽為五臟之匠，匠以果決為務，故膽欲大……，心欲小……

：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

老醫者仲民接著紂王的話說道：

「天道有盈缺，人事多屯厄，無有聽聞，有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，養性之道，先知自慎，自慎者，恆以憂畏為本。

養性者，失其憂畏則心亂，心亂則行躁不寧，神散而氣越，志薄而意昏，應生者死，應存者亡，應成者敗，應吉者凶。」

「憂畏者，其猶如水火，不可暫忘！」

紂王懂了！

憂於身者，不拘於人；畏於己者，不制於彼；慎於小者，不懼於大；戒於近者，不懼於遠。這就是老醫者仲民要告訴紂王的道理，人人皆同，憂畏小心、謹慎有智，有了如此之修為，人就能無畏於天地！

人在天地間出生，雙足落地即為人，人無法勝天，人無法佔有土地，人只能與天地同參，共此一生。

紂王深深地向老醫者仲民鞠躬、拜倒，他敬佩老醫者仲民，他是真正的醫生，他醫治人身心靈。

太師帶著紂王離開老醫者仲民的藥局，臨走時，老醫者送給紂王一隻人參，四肢具備鬚髮茂盛，紂王不好意思拿人家的物件，太師替他謝過老醫者，紂王才好拿了。

兩人循原路回去，一路上，紂王和太師還是只看風景不說一句話，太師杜元銑愈加祥和穩重，紂王很快樂。

今天讓他懂了許多道理，老醫者的一席話令他明白過來，只有身心安泰，才能萬事太平，一人不安，就如同身上的表皮起疙瘩，一處不安，就如同身上長了風疹子，一片紅腫。人民有災難，就如同人主生了大病，如果自身都殘缺有疾，心意不定、貪心不已，又如何能醫治他人的身心靈？甚至會敗壞旁人的靈魂魄，這真是重罪，永世悲傷了！

以天地陰陽為表，以人心陰陽為裡，再互為陰陽辯證，醫者如何下藥、針刺。

可是醫者只是能醫治人的皮肉筋骨，若要醫治生命，則需用心針砭其精氣神，以至於靈魂，醫者，父母心啊！

然而生命也有極限，有生就有死，甚至有殺戮，如同天寒凍死人、土踊埋人……，豺狼虎豹和兔子狐狸之間的殺戮，動物間有的弱肉強食。人們可以在天地中安生，源於人有靈性，這的比動物更高貴，人類能互相協助，彼此同心。

生命需要延續、需要哺育，人甚至需要受教，自幼被教養，人病了可醫治，但是每一個人秉氣強弱不同，環境不同，教養就不盡相同，這就是人各有命，旁人亦無力回天。

這就如同帝乙所言：

「：首先你要能看見光，看見光，就能看見人的心光，但是不能干擾人的心……，看見光你就能平靜……。」

紂王能看見了！他從老醫者仲民之處，明白了帝乙所言為何！

他為妻子女姜難過，她的光采不揚，精氣神都虛弱，以至於生產過後，依舊孱弱。

紂王返回離宮的第二日，他在木圖上選了一座台，一座他心目中的台，不管玄天會不會來，他認為在殷地朝歌築台，就該是這個模樣的台！

帝乙和有蘇氏的師父們不也說過，築台的規制要由他來定嗎？

紂王認為，自己已經可以訂定殷地朝歌築台的模樣了，至於台的規制，太師和少師懂，匠師們更懂，他很放心。

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心，專心致志，全心全意、心心念念，殷地朝歌築台不是為了任何人，

包括玄天，而是為了人心，富庶繁榮的殷地朝歌需要築台，才能安定人心，讓人心有了心心念念的期待，盼望和希望，讓他們有同一目標去達成，這比給人民任何物件都要來得美妙，不就是如此嗎？

